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丹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丹六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魏湖紹夔大師  
鳳翔府始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鄂州芭蕉和尚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巖存壽禪師南嶽玄奘上座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鄆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鄭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汾州爽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丹六 鄆州四禪和尚二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閣山和尚  
益州樓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

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

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為友

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

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

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

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

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

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丹六 三 稍似箇行脚人至來

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

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

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

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  
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  
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  
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  
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  
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  
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  
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  
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  
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祇得三年  
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  
文邃三人聚話存慕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  
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  
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

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  
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日子  
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  
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滅師半德曰如是  
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  
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  
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  
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  
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  
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  
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  
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  
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  
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  
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

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

丹六

五

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趣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問弓折  
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  
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  
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  
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  
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  
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  
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  
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  
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  
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  
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  
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  
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

丹六

六

家世奉佛師生惡董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  
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  
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  
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  
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  
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  
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真覺大師  
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  
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什  
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  
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  
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  
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  
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 問有人  
問三身中那箇身不隨諸數古人云吾常於

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  
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覲面事師  
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  
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  
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  
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  
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  
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中  
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  
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

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  
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  
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  
道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  
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  
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為  
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  
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苦  
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  
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德即鏡清這僧過  
在什麼處便喫棒德即鏡清問徑山得徹困也師  
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德即鏡清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  
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  
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  
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吾

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摹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

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為當打伊解處別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為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師問慧全汝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

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瀉

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座師曰

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

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瀉

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瀉

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瀉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瀉山是讚嘆瀉山去事也難子細好

見去也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

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

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師問

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

出去稜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

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

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

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

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

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

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

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拈槌豎拂不當

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

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眾看此一負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

教為凡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

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

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

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

擲引玉法眼別去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曰

這箇為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

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

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

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



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

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為什

麼章為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

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

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

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

插瓜壺垂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

得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

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摹僧問

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

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

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

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

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

八十七臘五十九

丹六

十一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

世為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

山奉日寺觀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

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

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

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

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眾聲

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跣趺而化壽八十四臘

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

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

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樞師遂握

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

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

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趨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趨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闍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

丹六

十二

造于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醜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叙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

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  
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  
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  
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

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

僧曰恁麼莫成詞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

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

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

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

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  
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  
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  
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

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  
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  
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  
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  
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  
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  
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  
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  
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  
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  
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  
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  
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渌

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  
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  
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  
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  
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  
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  
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  
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  
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  
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  
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  
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

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  
言真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  
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  
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  
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  
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  
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  
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  
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  
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觸體前見鬼人  
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  
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  
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  
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  
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

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

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

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

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

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

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

師迴下午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

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

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

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

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

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

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

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

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

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

麼吞蛇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

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

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

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

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

卧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

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

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  
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  
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

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如何是和尚僂陀婆  
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  
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

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竹筍瓦椀

鄧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  
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丹六

十七

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  
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趨  
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  
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  
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  
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  
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  
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

寺一爐香師曰廣大勿人艱曰艱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纈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世第三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

丹六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彭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

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丹六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十九

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

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

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爇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

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卅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

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

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

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

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闍黎坐却天

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



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

興化代佛

莫愁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

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

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嚼海珠游

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

丹六

二十

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

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

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涪陽遇故人因話武陵

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

闌闌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

難曰闌闌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闌中人

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

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

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

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

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

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下于宴處

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

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

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袒佛見解貼在額頭

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

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

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

泯時如何師曰鶯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

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

丹六

二十一

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

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

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

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稗終難映問  
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  
彷徨問不譚今古持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  
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  
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  
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  
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  
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  
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  
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  
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  
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泥沙  
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  
曰莫將鶴唳悞作鷺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  
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

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鳥沉始得  
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  
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  
千竿師上堂謂眾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  
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  
死僧無語法眼代拈  
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  
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  
井底蝦蟆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  
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  
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  
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  
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  
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  
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  
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兩滋三草秀片玉

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

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攝別云家無白澤

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

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

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

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

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

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

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

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

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

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

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

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

丹六

三十三

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

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

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

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

相儆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

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

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

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

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

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

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

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

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

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

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

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

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

師自代曰慈舟不掉清波上劔峽徒勞放木

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

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

以上藍為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

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

麼問鋒前如何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

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

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

丹六 三十四

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為什麼彌勒

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

順庚戌歲正月初召眾僧而告曰吾本約住

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

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

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

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

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

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并六或即五日齋

後問劔鏡明利毫毛何感師曰不空罽索問

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

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

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丹六 三十四

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自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浴江路日裏夜明燈問

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

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

廿六

二十六

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謹麼謹云不敢云多少口謹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局謹云向韶山口裏倚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局謹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青青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

廿六

廿七

即是闍黎有什麼事導云擬伸一問未審師  
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  
尉遲導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  
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  
導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  
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導云  
過在什麼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導云  
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  
門下徒施巧妙導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  
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導云莫便  
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不是行  
家作導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導不禮拜一日又問闍  
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  
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劍上來老僧亞

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導云明鏡當臺  
請一鑒師云不鑒導云爲什麼不鑒師云淺  
水無魚徒勞下釣導無語師便打導方禮拜  
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  
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  
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  
曰只如僑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  
曰這尿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  
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  
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  
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

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

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

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

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

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

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丹六 二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

奘施集切 鄆禹溫切 迤邐迤移爾切 暉乾切 踴徒浪切 毳充芮切 傳充芮切

擗女角切 輦許云切 茹人恕切 羶又菜也 羶兩居切 羶兩居切

側吏切 輦辛臭也 茹又菜也 羶兩居切 羶兩居切 羶兩居切

擗小兒也 輦極也 塵鹿屬 羶郎丁切 羶各切 羶各切

擗章忍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候脈也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也其角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 躄躄直由切